

狼阿皮牛

著 瘋笑





專門出版少年們迫切需要的書刊

牛皮阿狼

做 者
畫 圖
出 版 者
發 行 者
經 售 者

笑 林
少 年 出 版 社
上 海 文 國 現 代 社
各 地 読 書 生 活 社
生 活 書 店
新 知 書 店
各 大 書 店

SH · 6 1940, 10 20, 版

每冊實價
國幣半角
少年出版社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序

夢與覺，愛與憎，快樂與苦痛，理想與現實——織成了人生的畫面。

覺醒的時候，總覺得夢境的可念；然而老停在夢境中，人將掉落在現實的後面，現實推進了，而我猶栩栩然，待到無法栩栩然的時候，乃將有大苦痛。

不能憎人，也將不能愛人；憎的極境，也就是愛的極境。沒有破壞，也不會有建設；有澈底的破壞，才有澈底的建設。破壞是憎的表現，建設是愛的表現。然而憎與愛，破壞與建設，必須沿着人生的幸福，快樂與理想前進。是亦所以完成大愛。

我們的孩子的時代，有的是夢與愛；我們的年青時代，有的是快樂與理想；然而時日推移，馬齒加長，夢與愛消失，快樂與理想破壞了，憎恨與苦痛，駕現實的飛車侵入我們的靈魂裏；中年以後的人，是這樣的嚥到了人生的另
一滋味了。

愛孩子，愛年青的朋友，爲的是要尋回自己的夢與青春。過去的詩人，大都是爲孩子和少年，頌揚着花與月，鳥與林，太陽與流水，廣袤的原野與奇異的寶島；不願以現實的傷痕，揭露在孩子們的面前。恐怕摧殘了幼小的心靈。然而可悲的事，人都得成長，現實決非如理想，不使先知現實的祕密，將無法打開人生的鎖，而終於成爲社會的贅物——弱者或沉滓了。

展開在我們面前的現實是殘酷的，應該浸沈在夢與愛的王國裏的孩子，現在都被它送到無情的砲火底下來了。

然而目前的現實也是偉大的，我們的孩子，從砲火中生長，也在砲火下堅實了。我們的孩子將不會如我們一代那樣脆弱與嬌嫩，將會卓然的負起建設新中國的艱難的工程來吧！不，他們已經負起這一工程來了，掠過我們眼前走着去的，正是活潑地奔赴戰場上去的我們的一隊孩子，這裏有個牛皮阿狼。

笑蘋先生把牛皮阿狼給我看時，我就發生了如上的感想。牛皮阿狼在

笑蘋先生的筆下，是活在夢與覺，愛與憎，快樂與苦痛，理想與現實的兩個世界裏。我們可以預想，牛皮阿狼的前程，將是很偉大的。我的孩子，也已經很關心的紀念他了。當他一看到「笑蘋」兩個字的時候，他總說：

『這是寫牛皮阿狼的笑蘋先生嗎？』

這是對本書的最好的批評，也是最好的一句序言。至於我的感想，不過是「寫序世家」者的囁語；於本書的讀者是無緣的。

認識笑蘋先生已有一年的時間，她時常把自己所寫的作品交我一看，我很歡喜她文章的清麗爽朗。這回來信說，「牛皮阿狼要出版了，少一篇序，書店方面一定要叫我設法請人寫，我想來想去您最合適不過了。」又說，「什麼『寫序世家』，不要去聽人家，相信你自己。」這樣，我終於又寫了這篇序子，而且真的要「世家」似的，連我孩子的話也寫上了。

牛皮阿狼目次

序言

- 一 我叫牛皮阿狼好嗎？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打了多少記手心？……………六
- 三 你頂壞！……………一〇
- 四 又要背書了？……………一四
- 五 誰說哭！……………一六
- 六 喔喔喔！起來喔！……………一三
- 七 賴學精！難爲情！……………一八
- 八 石二伯伯講故事！……………三四
- 九 不得了！上海打仗了！……………四〇
- 一〇 我要當兵去！……………四六

一一 我們爲什麼不逃難？……………五一

一二 打死你這隻棺材鷄！……………五六

一三 我的呆娃娃呀！……………六一

一四 墊腳底去！……………六五

一五 爸爸！慢慢地走呀！……………六九

一六 不中用的菩薩！……………七三

一七 姊姊被拉去了！……………七八

一八 媽媽死了！……………八八

一九 小紅花！……………九二

二〇 热烈的長吻！……………九九

作者的話

一 我叫「牛皮阿狼」好嗎？

阿狼，招弟，李小狗三個人，背

倚着長滿青草的茅坎，伸直了腳，躺在草地上。招弟不時的用手拔着草，一把一把的送到黃牛的嘴邊去。

阿狼拿着牛鞭，輕輕的打着草。

「「小小草兒不禁風，瘦瘦樹兒不禁蟲。」李小狗呀！你瘦皮瘦骨，猴頭猴腦的像隻活猢猻；只要我阿狼一脚一拳，就可以把你



打到天邊！」阿狼說得一嘴都是唾沫，右手捏着拳，伸起大拇指。

「哼！」「自道好爛稻草！」李小狗扁了扁嘴。

「李小狗，你別樣不要說，單講你的身體，你還沒有阿狼一半大呀！」招弟插嘴幫阿狼。

「小妖精，不要你來多嘴，我老早就曉得了；哼！你跟阿狼是『一淘裏的貨，一缸裏的醋』！你們別看我這樣瘦，哈哈！你忘記石二伯伯講過的『三不打和尚，四不打黃胖』！不要看錯了，我的拳頭要比阿狼硬得多哩！」

「哈！李小狗老是吹牛，我真……」兩條黃濃鼻涕爬進阿狼的嘴裏，阿狼舉起又光又硬的袖子揩鼻涕，乖乖袖子上留下兩條滑膩膩的濃液。

李小狗舉起兩手，吸了一口清新空氣，伸了一個懶腰，閉着一隻老鼠眼，望着健壯得像牛樣的阿狼，抓了兩抓頭，調皮地說：

「我來講一個大胖子給你們聽聽好吧？——有一個大胖子，不曉得有幾斤重，人家給他秤一秤，啊喲！連一根大秤也壓斷了。那個大胖子，一餐要吃

三担米，你們說那個胖子重不重？

「真重！真重！」阿狼連連的點着頭。他忘記剛才跟李小狗爭辯了。

招弟不信地說：「騙人呀！阿狼別去相信他呀！」

「騙你！你手裏又沒有糖！」

「那末大胖子在那裏呢？」

「在啊——在黑龍江！」

「李小狗！你再講下去吧！」

阿狼心急地催着李小狗。

「好！我來講下去！像你阿狼

這樣的人，捏在大胖子手裏，看也看不見哩！哼！阿狼！你和大胖子比一比，小鬼恐怕也做不着，只好做一個小小鬼啦！」



「你呢？」阿狼氣急地問。

「我啊！不要問，我還沒有講完呀！」——人家拿了木棒去打他，那個大胖子是不覺得的，假使用刀割他的肉，割上半天，也是割不進的……」

『我就有那個大胖子的本領，棒頭打來我不痛。』阿狼握緊拳頭，打著自己的胸膛。

『哼！徐老先生打你的手心，哇哇哇，是誰哭的？』李小狗譏笑着說。

阿狼吐了一口唾沫在手裏，兩手用力地摩擦着，潮濕的手在衣襟上一擦，拾起地上的牛鞭，打着自己的手心。一面高聲的說：『不痛，不痛！』

『好好！阿狼是好漢，阿狼的皮，跟牛皮一樣厚啦！牛皮阿狼……』
牛鞭子在阿狼的身上發瘋了，『化化化……』

『阿狼！別打，你要打痛呢！呆人！』招弟大叫。

『不痛，不痛，老子叫牛皮阿狼，牛皮阿狼不痛。』

鞭子沒有眼，一鞭碰着眼。

「啊！」鞭子飛走了。

「哈哈哈哈……活該，活該，活該！」李小狗捧着肚子大笑。

招弟拋了手裏的草兒，扳開阿狼按着眼睛的手說：「打痛了嗎？」

「沒有用，牛皮阿狼沒有用。牛皮阿狼要哭啦！」

「活潑精你用鞭子打打看，恐怕打不上三記，就要爬上樹頂了。」

阿狼真的沒有叫痛，眼淚也不

不落一粒。

「阿狼，你別跟小狗講了，讓

李小狗一個人在這裏看牛吧！」

阿狼沒有回答，手摸着眼睛，

跟着招弟走了；在路上，阿狼跟招

弟說：「招弟，我叫牛皮阿狼，好聽

嗎？你今後叫我牛皮阿狼好了。」



二 打了多少記手心？

太陽快要落山了，母鷄「咯咯咯」的在喚牠的孩子進窩安眠。

阿狼夾了書包，低了頭，嚙起小嘴，沒有聽到羊在墓上咩咩的叫，也沒有顧及小河中的鴨子在追逐。

「呼！」阿狼用力地踢着薄板的矮門，門受了驚，微微的打着抖，「咿呀」的叫起來了。

「那個？那個？」媽媽在灶下很急的問。

沒有人回答。

阿狼把書包狠命的丟在櫃子角裏，轉進黑暗的房間裏去了。

『是阿狼啊！——阿狼！——阿狼！』

媽媽聽見粗硬的脚步聲，曉得阿狼放學回來了。

「嘆唉！」阿狼聽見媽媽的叫聲，不禁傷心得大哭了。「蓬蓬！」的脚在

打着牀。

「做什麼？做什麼？」媽媽嚇得灶內沒有加草，就跑進房裏去看阿狼。

阿狼哭得更厲害，腳也跳得更高，恨不得打破牀板來出氣。

「書又沒有背出？對你講外面少去玩，不聽話；打了多少手心，手給媽媽看，紅嗎？」媽媽親切地拉着阿狼的

手說：「不要哭了，明天換糖佬佬來，換糖給你吃。」

媽媽撫摸着阿狼的手哄着他。

聽見糖比什麼也靈，醫了阿狼的哭。他一翻身就爬起來，手在揩眼，淚嘴倒嘻開着在笑了。

「不要臉！不要臉！」

「嗯！」阿狼又在撒嬌了。



「哭作貌，又會笑，三只黃狗來抬轎，

一抬抬到黃河橋……」阿狼的姊姊

風英，拉開嘴，攏着眼，笑阿狼的哭。



已溜到門口去關鷄棚了。

阿狼提起手想打姊姊，可是姊姊早

爸爸背了鋤頭，跨着大步，一衝一衝的從田岸上走回家來；阿狼回轉身到門角邊，背着一枝烟筒，一二一的操到爸爸面前。「立正，爸爸喏！」

「哈哈哈哈！我們的阿狼真好，怎樣叫我不喜歡他呢？這個小孩子將來總——「三歲看到老，八歲定終身。」爸爸的紅鼻子，紅得發着光，一絲一絲的笑，在爸爸臉上飄浮着，有無限大的希望在爸爸的心裏生長着。

『爸爸火來了！』阿狼用了一張廢紙，從灶間裏引出火來。

一圈一圈的藍煙，從爸爸的口中噴出來，升上去，升上去，升到屋頂上去。了。爸爸滿臉都是笑。

阿狼聳了兩聳肩膀裏哼着不成曲的歌，跳起自由舞來了。

吃過夜飯，阿狼看見書包，他又記起打手心的事來了，還有站在壁角落裏。——那倒沒有什麼，最可恨的是李小狗朝他譏笑呢！

「今天晚上讀得他個爛熟，給他們看看，阿狼不是沒有本事的。」他很快的打開書包，拿出一本沒有書面，書角兒捲得高高的破書來。

『黃牛兒，兩角尖，弟弟騎牛我拿鞭。小山底下池塘邊，青草又多味又甜，牛兒牛兒快向前，早到山下早嘗鮮。』阿狼哇啦哇啦的讀着書，頭像鐘擺一樣有規律的搖着，沒有讀完五遍，聲音一點兒一點兒的小下去了。後來變了糊，大家都沒有留意阿狼。媽媽在補破衣，爸爸在看曆本。阿狼的聲音不知從那一個時候起停止的。頭橫在桌子上，書做了枕頭，眼睛閉住了。



三 你頂壞！

涼爽的晨風，溫柔的撫摸着水面，水快樂地起了無數的漣漪。

太陽比阿狼先睡醒，紅着臉笑嘻嘻的張大了眼睛：田房子，柴屯，糞坑，小山，河流……都在陽光下閃着美麗的光彩。

阿狼的肩上，掮着一只爸爸替他特做的板凳，因為今天又睡晚了，連奔帶跳的上學去。

還算好，先生還沒有起來，一顆吊着的心，總算放鬆下來。

『阿狼！阿狼！昨天打手心呀！』

先生的檯子前，跳上一個穿粗布襖，下巴尖得像梭子樣的李小狗，右手打着左手，做着打手心的姿勢。

『你的爸爸你的爸爸！』阿狼又羞又怒，他的臉兒慢慢的紅起來，直紅到耳朵根邊。